

雅人雅事

上海一流書店出版

雅人雅事

林語堂著

上海一流書店出版

三十一年一月出版

雅人雅事

每册定價壹元伍角

外埠另加郵費

外埠代銷處

出版

香港：南洋貿易公司
 大南：成書局
 泗水：中國書局
 中水：華飛書報社
 菲律：明美書局
 開美：海興書局
 新加坡：正興書局

發行

北平：自強書局
 天津：美麗書局
 天津：進步書局
 天津：大業書局
 天津：星公書局
 百會：新文堂書局
 天會：文一書局

一流書店
 五洲書報社
 大陸書報社
 上海郵政信箱二二二九號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月初版

目次

避暑之益	一	四
說浪漫	五	七
略談大出喪	八	九
偽	十	十四
麻雀小言	十五	十七
談談古代英雄	十八	十九
鬼學叢談	二十	二六
特別發票	二七	二八
新年醉話	二九	三十一
罵人的藝術	三十二	三十六
文人與裝璜	三十七	四十一
處女與登龍	四十二	四十三
新秋	四十四	四十五
弱者	四十六	四十九

次 目

打架		五十
物語		五十一——六十
狡兔有三窟		六十一——六十六
賦得樂而不淫		六十七——六十九
蒼蠅之滅亡		七十——七十六
黃土泥		七十七——八十
雅人雅事		八十一——八十二
游宦回味記		八十三——九十四
公寓裏的風波		九十五——九十七
馬桶風潮		九十八——九十九
戒烟		一〇〇——一〇二
無業者的天地		一〇三——一〇九
聖人對門弟子的幾種態度		一一〇——一一九
子路已與其岳父歸於好		一二〇——一二二

避暑之益

林語堂

我新近又搬出分租的洋樓，而住在人類所應住的房宅了。十幾年前，當我搬進去住洋樓的分層時，我曾經鄭重的宣告，我是生性不喜歡這種分租的洋樓的。那時我說我本性反對住這種樓房，這種樓房是預備給沒有小孩而常川住在汽車不住在家裏的夫婦住的。而且說，除非能明能够給人人一塊宅地，讓小孩去翻筋斗捉蟋蟀弄得一身骯髒痛快，那種文明不會被我所看重。我說明所以搬去住那所樓層的緣故，是因那房後面有一片荒園，有橫倒的樹幹，有碧綠的池塘，看出去是枝葉扶疏。林鳥縱橫，我的書窗之前，又是夏天綠葉成蔭冬天子滿枝。在上海我得到這樣的野景，不能不說是重大的發見，所以決心租定了。現在我們的房東，已將那塊園地圍起來，整理起來，那些野樹已經栽植的有方圓規矩了，陳佐也漸漸整齊了，而且雖然尚未砌出來星形八角等等的花台，料想不久總會來的。所以我又搬出。

現在我是住在一所人類所應住的房宅，如以上所言。宅的左右有的是土，足踏得土，踢踢瓦礫是非常快樂的。我宅中有許多青蛙蟾蜍，洋槐樹上的夏蟬整天價的鳴着，而且前晚發見了一條小青蛇，使我猛覺我已成為歸去來兮的高士了。我已發現了兩種的蜘蛛，還想到城隍廟去買一隻

龜，放在園裏，等着看龜觀蟻吃蚊子的神情，倒也十分有趣。我的小孩在這園中，觀察物競天擇優勝劣敗的至理，總比在學堂念自然教科書，來得親切而有趣味。只可惜尚未找到一隻壁虎。壁虎與蜘蛛鬪起來真好看啊！……我還想養隻鴿子，讓他生鴿蛋給小孩玩。所以目前嚴重的問題是有沒有壁虎？假定有了，會不會偷鴿蛋？

由是我想到避暑的快樂了。人家到那裏去避暑的可喜的事，我家裏都有了。平常人不大覺悟，避暑消夏旅行最可記的事，都是那裏會看到一條大蛇，那裏會踏着壁虎或蠍子的尾巴。前幾年我曾到過莫干山，到現在所記得可樂的事，只是在上山路中看見石龍子的新奇式樣，及曾半夜裏在床上發見而且用阿摩尼亞射殺一隻極大的蜘蛛，及某晚上會由右耳裏逐出一隻火螢。此外便都忘記了。在消夏的地方，談天總免不了談到大蟲的。你想，在給朋友的信中，你可以說：『昨晚歸途中，遇見一條大蛇，相覷而過，』這是多麼稱心的樂事。而且在城裏接到這封信的人，是怎樣的美慕。假定他還有點人氣，閱信之餘，必擲信慨然起立曰：『我一定也要去。我非兩星期假不可，不管老板高興不高興！』自然，這在於我，現在已不能受誘惑了，因為我家裏已有了一條蛇，這是上海人家裏所不容易發見的。

避暑還有一種好處，就是可以看到一切的親朋好友。我們要去避暑旅行時，心裏總是想着：

『現在我要去享一點清福，隔絕塵世，依然故我了，』絃外之音，似乎是說，我們暫時不願揖客，鞠躬，送往迎來，而想去做自然人。但是這不是真正避暑的理由，如果是，就沒人去青島牯嶺避暑了或是果然是，但是因為船上就發見你的好友陳太太，使你不能達到這個目的。你在星期六晚到莫干山，正在黃昏，外出散步，忽然背後聽見有人喊着：『老王！』你聽見這樣喊的時候，心中有何種感覺，全憑你自己。星期日早，你星期五晚剛見到的隔壁潘太太同她的一家小孩，也都來臨了。星期一下午，王太太也翩然蒞止了。星期二早上，你出去步行，真真出乎意外，發見何先生何太太也在此地享隔絕塵世的清福。山是你又請大家來打牌，吃冰淇淋，而陳太太說：『這麼多麼好啊。可不是正同在上海一樣嗎？』換句話說，我們避暑，就如美國人遊巴黎，總要在H. O. Pere前面的一家咖啡館，與同鄉互相見面。據說Montmartre有一家飯店，美國人遊巴黎，非去賜顧不可，因為那裏可以吃到真正美國的炸圓餅。這一項消息，Anita Loos 女史早已在碧眼兒日記鄭重載錄了。

自然，避暑還有許多益處。比方說，你可以帶一架留聲機，或者同居的避暑家總會帶一架，山是你可以聽到年頭到底所已聽慣的樂調，如樂府滄桑，廉外桃花之類。還有一樣，就是整備行裝的快樂高興。你跑到永安公司，在那裏思量打算，游泳衣是淡紅的鮮豔，還是淺綠的淡素，

而且你如果是盧騷，陶淵明的信徒，還須考慮一下：短統的反翻口襪，固然涼爽，如魚網大花格的美國『開索』襪，也頗肉感，有寓露於藏之妙，而且巴黎胭脂，也是『可的』的好。因為你不擦胭脂，總覺得不自然，而你到了山中避暑，總要得其自然爲妙。第三樣，富賈，銀行總理，要人也可以借這機會，帶幾本福爾摩斯小說，看一點書，在他手不釋卷躺在藤椅上午睡之時有朋友叫醒他，他可以一面打哈一面喃喃的說，『啊！我正在看一點書。我好久沒看過書了。』第四樣益處，就是一切家庭祕史，可在夏日黃昏的閒話中流露出來。在城裏，這種消息除非由奶媽傳達，你是不容易聽到的。你聽見維持禮教樂善好施的社會中堅某君有什麼外遇，平常化裝爲小商人，手提廣東香腸工冬工冬跑入弄堂來找他的相好，或是何老爺的丫頭的嬰孩相貌，非常像何老爺。如果你爲人善談，在兩星期的避暑期間，可以聽到許多家庭祕史，足做你回家後一年的談助有餘。由是我們發現避暑最後一樣而最大的益處，就是——可以做你回家後交際談話上的題目。要想起來，避暑的益處還有很多。但是以所舉各點，已經有替廬山青島飯店做義務廣告嫌疑了。

說浪漫

林語堂

晨起雨霽，作雲中囚數日，見此心地亦隨之而放。窗光照紙上，如鑒天海月，照人顏色，更喜，乃執筆記敘此心境，不負此晨光。因思日來濛濛蔽山，不能出門寸步，頗似名教及文學上之古典主義。處其間者，亦終日守身如玉，存履霜臨冰之念，兢兢以終世至入棺木，是豈得人情之正者？孔子聞人歌而樂則和之，是孔子吟唱，亦不定於未時申時舉行也，今世儒者並定時亦不敢歌矣。哭而慟，酒无量，與點也，三月不知肉味，皆孔子富于情感之證。至若見一不相知者之喪，淚珠无故滴下（惡其淚之无從，）直是浪漫派若盧騷者之行徑。蓋儒家本色亦求中和發皆中節而已，第因「中和」二字出了毛病，腐儒誤解中和，乃專在「節」字「防」用工，由是孔子自然的人生觀一變而爲陰森迫人之禮制，再變而爲矯情虛偽之道學，而人生樂趣全失矣。漢之儒學趨入陳腐，專習章句，已无有生氣，並无有人氣。於是有一次浪漫運動之魏晉思想出現比儒士之守強墨於風行褲中縫線。古典主義及浪漫主義乃人性之正反兩面，爲自然現象，不限之于任何民族，故以名教獨霸天下之中國亦不能免，儒者不自知其過，而直冒清談，豈知此乃自身俗論引起之反動，時勢所成，積重難返，儒家反抗，亦无奈何。自是道家思想遂成爲中國之浪漫思想，

若放逸，若清高，若遜世，若欣賞自然，皆浪漫主義之特色。如自然者愈深，則其惡禮制愈甚。阮籍等之猖狂放任，唾棄名教，即浪漫派深惡古典派之本色或者不是深惡，只是若莊生之呵呵大笑的輕鄙而已。唐之道風不絕，至宋而有理學出現，是時蘇黃之詆譭理學，亦即浪漫思想。明末後有浪漫思想出現，自袁中郎，屠赤水，王思任以至有清之李笠翁，袁子才皆崇拜自然真摯，反抗矯揉偽飾之儒者，而至今明清尚有一些文章可讀者，亦係借此一點生氣。此些人尚可自稱為儒，並肯自稱為儒，實係孔子人本主義基礎打得寬的緣故，故在其「近情」範圍之中，仍容得下浪漫反抗，許人歸返自然也。此時若屠，陸之浪漫思想最明。此人尚放任，尚偉大，尚高傲，苦鴻苞書中庸奇論說得最清楚：

俗人局井蛙夏虫之見，乏廣大寥廓之觀，惟知世間之啗飯遺矢以為中庸。銷有出于常格跬步者，便指以為奇，而驚駭疑畏之。此庸衆人往往所以得志，而賢智坐困。苟非挺金錢百煉之性，負鳳凰千仞之氣者，鮮不俛而就俗尚趨常局，以免于世之疑駭，世道又何賴乎？此其關係夫豈淺也？

屠公看得出此中一個關鍵，眼光實超人一等，我以為中國偉大人格，正在賢智坐困而俛就俗尚趨常局耳。在看得起人類者，都不會贊成此種陷賢智于常局之圈套。試思中國四萬萬五千萬同

胞，何以出不了二位甘地，并出不了英國第三四流政治人才？此中關係，豈非如赤水所云？否則天生四萬萬五千萬同胞，皆庸才无疑，而非禮教俗尚之罪也。赤水又曰：

古豪傑遇今之時，有低眉束手而坐困耳。而都顯要享富貴者，必啗飯遺矢之輩。啗飯遺矢而外，稍有所舉動，悉奇也。如豈國家之福哉！

痛哉斯言！吾意當不是天不生豪傑，當是天生了豪傑，而豪傑爲世所困耳，世人既鄙奇崇庸，黜者乃飾其奇而隱于庸，以與世浮沉。討王公大人喜歡，求得一官半職，從庸泉啗飯遺矢，又從庸泉壽生孫，而國事乃無人過問。夫豈真兒女情長，英雄肝膽自生得不結實耳。及至庸勝奇之勢成，半個甘地乃不可得，半個勞意喬治亦不可得。來一俄國第四流小職員鮑羅庭與黃帝三十六子孫共事，只做顧問，不與職權，乃黃帝三十六子孫亦獨讓一個鮑羅庭出風頭。從此可知中國之病已入膏肓。赤水黃泉有知，亦當三嘆。

吾故曰，中國可產龜，但斷產不出長頸鹿，因在中國，頸太長是一椿罪過，人人執一竿待而砍。惟有龜，善縮頸，乃得人人喜歡，而龜齡鶴壽，亦果然可以辦到。是之謂中國式之養生。

略談大出喪

姚克

中國人大出喪的儀仗，各地稍微有些不同，例如：南方有開路神，北方有雪柳；但都是好看，熱鬧。

大出喪中最有趣的是三教合一的制度。魂橋中的神主是儒教的象徵；夾在儀仗中的和尚道士，代表着釋道二教的權威。中國人倒底聰明，把儒釋道三教兼收並蓄；死人的靈魂不成聖則成佛，不成佛則成仙，好比打三十六門花會，總有一門着。

外國人可就傻了。同是信奉一個上帝，偏要分出天主教，耶穌教，回教，猶太教等等的派別。各派的信徒都是烏眼雞似的各不相容，不懂得調和，兼收，打三十六門的妙法。所以外國人的靈魂可就有孤注一擲的危險，假如撲一個空，就得墮入十八層阿鼻地獄，萬劫不得超升。

大出喪中擗旗打傘的夫役也很耐人尋味。他們都是上海所謂「瘍三」之流！在平時是蓬頭垢面；身上的衣服非但是髒得「有玷國體」，而且破得「有傷風化」。但在大出喪時，他們却頭戴紅纓帽，身穿繡花袍，冠冕堂皇，氣勢十足，雖然袍襟底下還是一雙泥腿。

大出喪中最重要的似乎是棺材中的死人。棺木之名貴和殮物之豐奢，自不必說；單說龍鳳尾

仙鶴頂。八八六十四槓的排場，也就够瞧的了。但棺材中的死人雖出風頭，其實只是一個幌子：功布中「禍延顯致」的孝子們纔是大出喪的主角。雄糾糾的保鏢是只保孝子不保死人的，便是全副儀仗也不過壯孝子的威風，何嘗爲死人的體面！

孝子在計開上雖說「苦次昏迷，」「泣血稽顙，」其實在大出喪時，神志並不錯亂，也未必真有什麼眼淚。欠「麻衣債」的孝子在功布中當然開心得合不攏嘴。便是不欠麻衣債的孝子，心裏正怙愾着請律師打遺產官司的大事，那邊還把「顯考」的遺囑放在心上？即使遺產已經分派妥協，還須盤算蓋新洋樓，娶姨太太……。

孝子們享受遺產，果然是樂不可言；喪家的賬房，保鏢，家奴，甚至於一般執事，和尙，道士，鼓手，樂隊，幫閒的，和捐旗打傘的「瘍三」們也都撈着些油水，皆大歡喜。

至於看出喪的人們，雖飽了眼福，即未免要吃些苦頭。丟鞋落帽和扒去皮包，都還是小事；若不幸而發生陌路孕婦或迷失小孩等慘劇，也只能「打落門牙向肚裏嚥」罷了。

有人說：最好沒有看出喪的閒人，就不致於有慘劇。話雖不錯，但既無人看，也沒有大出喪了。

偽

老 向

俺今息影民間，認真衛道，確有所見，倡論尊偽。俺敢跪天明誓，絕對不會收受過『偽』國的什麼好處，代作責任宣傳；意在把孫公所謂『其爲善者偽也』的偽字，略加伸解，以正人心。特此儘先鄭重聲明，如有望文生義，有心誤會者，概不負責，

兵不厭詐，人不厭偽；兵不詐不勝，人不偽不生。

照直說吧，除了募道翁仲，廟內泥胎，誰又不作偽？不過『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罷了。偽得巧，便是英雄豪傑，便能大富大貴；偽得不巧，便是低能下驢，只好作敗夫走卒，給偽得巧的人抬轎，打旗，鳴鑼開道。否認作偽，便如同否認飲食男女，否認人生教人家不要作偽，便是教人家上當。

父母子女，情愛出自天然。照一般人的道理講，似乎不可作偽，不必作偽，必也不作偽。其實那有那麼一回事，還不是得照常作偽？記得有一天，刮着西北風，拙荆要到郵局去寄包裹，怕小兒着涼不打算帶他去，可是她拿皮包恰巧被小兒看見了，於是她只好說到醫院去瞧病人，因爲她知道小兒和醫生不對眼。不久，從郵局回來她順便買了一包糖炒熟栗子，小兒一見，記吃不記病，立刻拉開架子，準備大嚼。祇是小孩子家，生活經驗不够，作偽知識尚淺，他只願用一雙小

手且剝且食，沒有瞧見我和他媽擠了擠眼兒，時時裏玩着『二仙傳道』的把戲，早把栗子都搬運到別處去了。及至他吃了不到十個，栗子包裏便『空空如也』，宣告無產可破，我們又都伸出兩手來以示『罷了！』他也就探信不疑。這些地方，當然是父母對兒子作偽，然而小兒現免除了一場肚子疼，也就不得不說，偽的可貴，偽的得體。

最初，因為覺得欺騙孩子，彷彿有點兒不安，我會經向拙荆條陳過多少教育理論與方法，什麼『先使知之，後使由之』啦，什麼『誠實坦白，以身作則』啦，說了個八大開。拙荆不好意思當面搶白我，讓我下不了台，只有點頭微笑，偽作接受狀。過了些時，藉着別的題目，她便大發議論，說：『世界上也許不會有這般愚蠢的父母，完全依着教育理論和道德訓條去教導自己的兒女。你想吧，我們教給孩子不要盲從，同時怕他過於孤僻不近人情，不得不趕緊告訴他：『別人都笑的時候，你不高興也得隨和着笑！』』講了『見義勇為』，怕他『死於非命』，又不得不講『見機而作，明哲保身』。『真理牌剛剛掛上，單眼碑立刻樹起。『愛之欲其生』嗎，我們怎麼能不『以身作偽』，教給孩子一些生存的技巧？』誠哉然也，『婦人之言，不可不聽。』作偽是生存上的需要！

再舉一個例：記得有一天，恭陪拙荆到大街上去購辦家常日用品突然迎面來了一位光彩照人

的豔妝少婦，上趕着我們打招呼，小兒也急忙伸出兩臂來要人家抱。我爲了免除麻煩，正想乘機溜開，沒提防拙荆已經指着我向人家介紹；沒法子，只得又去周旋一番。回到家裏，拙荆餘興未已，不住嘴的稱道那位少婦姿容美，學識高。我雖然心裏實在也未免欣羨人家，可是不但不敢信口誇贊，反而故意抓住人家不脫手套而用左手和朋友握手那一點欠講究，生生把它用顯微鏡放大來詆毀。這，我知道自己屈心，自己作僞。然而在這『天下無不是的老婆』的年頭兒，爲了躲閃自己，免得招太太生氣，又覺得應該作僞。應該，不就是所謂『行而宜之』的『義』嗎？假若我在街上，也像小兒似的那麼率性而行，那位少婦難免不先給我兩個嘴巴，再去喊察警。到了家，我要不把真情實話隱藏在路歧窩裏，照直說出『我歡喜那一位』，拙荆雖不至於立刻沉下臉兒去，給個下馬威，可是遲早準得發作。君子人曰：『夫婦之道，僞爲貴。』僞到了『爐火純青』，便是所謂『舉案齊眉，相敬如賓。』社會要還在野蠻時代，絕對不會有這一套虛僞玩藝兒，不是嗎？

家人父子夫婦之間，都需要作爲；社會上的五行八作，三教九流，無時無地不需要作僞更不待言。無論你承認與否，反正作僞不會吃虧。單說買賣人吧，自古號稱惟利是圖的奸商。然而『刺繡文，不如倚市門』，雖聖人之徒，也還有『賜不受命，而貨殖焉。』本來嗎，奸名算了什